

流浪途中的 玫瑰



宗崇茂

著

饱尝冷暖
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
简洁而细腻生动
冷静却触手可烫的魅力文字

无论在异乡
还是故乡

我一直都在流浪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流浪途中的 玫瑰

宗崇茂 著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浪途中的玫瑰 / 宗崇茂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6. 6

ISBN 978-7-5155-1346-1

I. ①流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95294 号

本作品一切权利归**金城出版社**所有, 未经合法授权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流浪途中的玫瑰

作 者 宗崇茂

责任编辑 丁洪涛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148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346-1

定 价 32.00 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: 100102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64210080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行走是倾诉的理由

丁 捷

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曾经高调地标榜自己是一名流浪者。一个文青，如果没有一点流浪的冲动，都不好意思卖弄自己那点文采。那时三毛刚刚离开人世，她的流浪散文风靡华人世界。“流浪”是1980到1990年代初期的“潮”，是文青们的“范儿”，跟现在的“宅潮”“暴走潮”一样，相当澎湃。可是今天，当我们再用流浪这个话题与他人交流时，鲜有知音。流浪，几乎已成为一个历史的词汇——直到这几年，我遇到苏北作家宗崇茂，才有机会重拾这个话题。崇茂谈流浪，写流浪，并把“流浪”用到自己散文新书的书名中，以昭然天下。

崇茂跟我有着相似的心历，甚至相似的人生游历。自命不凡的青春，与体制的反复纠缠，远走西部的峥嵘，以及人到中年对文字世界的深度回归，等等。但他更有我不能到达的勇气与苦难——会计专业毕业，一份体制内的好工作。企业改制，下岗后举债创业，书生经商无道，投资血本无归，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深渊，自我放逐远走青海谋生。在异乡，漫长的心灵挣扎几乎让精神崩溃。苦难不足惧，可惧的是他被巨大的失败阴影笼罩着，无法带着一种坦然回到故乡，回到他熟悉的那个群体中来。人生最大的痛不是无家可归，而是有家不能归。所以，当崇茂向我说起这些，并通过他的文字，让我更进一步深入他的世界时，我的亲切感是不言而喻的，而亲切之后被唤醒的青春隐痛，更是达到了漫溢的程度。在这部真实



哭泣的文字书稿面前，陪着作者洒几滴热泪，一定算不上矫情。

《流浪途中的玫瑰》是宗崇茂在行走路上留下的足迹和心迹。它主要由三部分內容构成：远走和挣扎于西部的，回归和踟蹰在家乡的，欢畅而沉思在旅途的。几部分表达的对象虽然不同，但流浪却是它们共通的主题——行走意义上或精神层面的。各部分写作风格的差异也是显性的。例如，回到家乡后的生活记叙，其创作风格与前者截然不同。除了继续“垂爱”于底层人物的命运与生活外，在写作时，他追求一种简洁、细腻而平静的文字风格，努力让语言获得一种简单和平静的力量，这大概是他人生惊涛骇浪平复后的一种宁静使然。他对旅游文字的写作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追求——可以让人看到风景之中“人”的存在。比如，“享受‘阔大而无时间’的生活”，不止于写沿途的壮美风景，更有过程之中丰富的细节及人之生趣。写东北旅游的系列文字，他别具一格地采用了书信体的方式，娓娓道来，读来似身临其境，亲切有加。

书中最厚重、最能体现主题的部分，当然是他的青藏岁月。在平均海拔四千二百米的高原上，固然有赏阅不尽的自然风光，但这样的风光不是用来走马游览的，而是包裹于苦难生活外面的一层布景。成年累月驻扎于草原和沙漠中，在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“世界之外”，他不得不首先与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作战，与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作战，与断断续续的睡眠作战，与草原和荒漠一样无涯的时间作战，肉体和精神都处于极度困苦之中。但对于一个有着流浪情结的人，这种受难式的体验似乎成为一种必要，为他带来了一条更为深远的意外之路。在草原和沙漠中的漫漫长夜里，他把阅读和写作当做漏进内心的光源，在自己的日记本上，用文字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高原异乡人的群像，并企图从中找到自我：《荒凉大漠中的一棵绿色小树》《老高原》《“大老王”》《一个女子的死》《拉煤人》《在黑暗中喝酒的两个男人》……边缘者生命的卑微与挣扎，随时消殒如大漠水滴的命运，得到了丰富的记录与呈现。更有一组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作品：《柴达木三日》《翻车记》《月光漂白的草原》《饿“狼”传说》

《攀着月光的藤蔓》……高原生存之艰难，背乡离家之愁痛，精神无依，呼告无人之哀绝，说字字泣血并不为过。这些散文彰显出的风格，如北方老酒，炽热，醇厚，狰狞，凸显出文字背后作者的那种怆然、粗犷及血肉缠绵之情怀。正是通过这些文字，崇茂在异乡的废墟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另一个故乡——那精神之宫殿。流浪也让他如帕斯卡尔所说，成为一个“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的人”，从而也完成了自己的宣泄与破碎、内化和重建。

“无论在异乡，还是故乡，我一直都在流浪。这些文字，被我视为流浪途中苦难所赐予的玫瑰。”当崇茂把这部书稿交到我手中时，我当然感受到一束玫瑰带给我的鲜活、湿润、刺痛和幽香。我相信，这玫瑰，是上苍赐给他的“艳遇”，也是读者的福分。“因为芬芳，我原谅了玫瑰所有的刺。”经历苦难之后的崇茂，依然对命运深怀感恩之心。行走不止，幽香无尽。不管多么疼痛，这束玫瑰都值得他，也值得我们久久抱之入怀。

2016年6月

于南京玄武湖畔

（丁捷，著名作家、亚洲青春文学奖获得者。）

目 录

第一辑 海拔 4200 米上的人生 / 001

我突然觉得，这几米的距离竟是如此迢遥，这互相的搀扶仿佛已经很久。两个漂泊天边的男人，多像两节没有充足电力的电池啊，在黑暗里放射出微弱却又相惜的光亮……

仁青宽卓 / 003

日 加 / 006

草原邻居 / 010

老高原 / 013

“大老王” / 016

拉煤人 / 019

他 们 / 021

代写情书 / 024

“曹铁矿” / 027

在黑暗中喝酒的两个男人 / 031

饿“狼”传说 / 034

翻车记 / 037

- 我从草原来 / 040
一个女子的死 / 045
荒凉大漠中的一棵绿色小树 / 048
那陵格勒之沙 / 051
告别那陵格勒 / 053

第二辑 烛光照耀草原 / 057

顺着这月光的藤蔓，一路攀爬上去，也许就能触摸到梦中的故乡吧？梦中的故乡啊，一定正弥漫着桂子与菊花的馨香……

- 祁连路七十六号 / 059
与一只黑狗的相望 / 062
柴达木三日 / 064
烛光草原 / 070
江仓之冬 / 073
雪无言 / 075
人鼠恩怨 / 078
江仓之狼 / 081
多吉家的牦牛 / 084
洗澡的故事 / 087
对 手 / 090
悄悄铺一条回家的路 / 092
攀着月光的藤蔓 / 094
面对雪山，大声呼喊 / 096
带着钥匙去流浪 / 098
沙漠里开什么花 / 101
我的纸包着我的火 / 103
碎裂的冰块 / 105



帐篷里的美女 / 112

第三辑 宗格庄物事 / 115

几只白蝴蝶从水面掠过，倒影轻轻晃动起来，使水中的美变得有些虚幻——就像一座村庄与另一座村庄，就像生与死，它们永远为邻，互为倒影，彼此护佑。我相信，日日夜夜，它们都能听到彼此亲切的呼吸……

故园乱拍 / 117

另一座村庄 / 120

老去的家 / 123

父亲的碗 / 126

天堂里不用拐杖 / 128

驼二爷 / 131

草人人 / 137

宗格庄：春天物事 / 146

第四辑 平凡的奇迹 / 153

他像是一个专门献身于沉默的人，在石头中存活。木讷。啜嚅。憋得通红的脸。能不让他说话就尽量不去麻烦他说话。对于他，这几乎称得上是一件善事。

湿的瓦 / 155

一只皱苹果 / 159

南门桥唱戏的那个人 / 161

挖地者的春天 / 163

在敬老院 / 165

血 性 / 167

陪存良回到一段青春岁月 / 171

秘方 / 175

春天病札 / 178

月光漂白的草原 / 184

第五辑 享受“阔大而无时间”的生活 / 187

有一些地方，如同“经典”，值得收藏和重读。因为世界太大，无力抵达的地方太多。当我们无法抓住更多时，转而把有限的资源用于“重复”，以求一种更深的抵达，也许，不失为一种更佳的选择。

深山苗寨 / 189

镇远的斑斓之夜 / 192

蝴蝶事件 / 194

旅途中，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 / 196

凤凰，凤凰 / 198

佳木斯的早晨和一位老者 / 202

抚远的夜晚与日出 / 204

呼玛：偶然之地的偶遇之缘 / 207

写给莫涅依尔·夏韧 / 211

北极村流水账 / 215

把地狱留给身体，把天堂赐予眼睛 / 222

拉萨的面孔 / 229

绛红·雪白·金黄·爱神 / 231

高处的纳木错 / 234

低处的香巴拉 / 240

第一辑

海拔 4200 米上的人生

我突然觉得，这几米的距离竟是如此迢遥，
这互相的搀扶仿佛已经很久。两个漂泊天边的男
人，多像两节没有充足电力的电池啊，在黑暗里
放射出微弱却又相惜的光亮……



仁青宽卓

洁白整齐的牙齿当然好看，但藏人说，若镶上金子或银子，才是最好看的。

这是藏地的传统与习俗。仁青宽卓的几颗牙齿就镶了金子。她是日加的妻子，乌黑的大眼睛，挺直的鼻梁，在这一带草原上是出了名的美人。

二十一岁的宽卓嫁给三十一岁的日加已有六个年头。据说，在一次锅庄舞大会上，宽卓动听的歌喉征服了野马一样的日加。

每天早晨，当草原上的一切还在沉睡之中，仁青宽卓就已起身，先是挤满两大桶奶，然后再把刚刚撒下的还冒着热气的牦牛粪收集到一起，以便晒干后当做柴火用。晚上，日加领着吃饱了的牛羊回来，就把牛羊交给了仁青宽卓，由她一一归拢，用绳子圈好。

仁青宽卓家的帐篷就在我们工地不远处。因此，有时她打完了酥油，或是到很远的山脚下背水时，都会路过工地，充满新奇地到处转悠，但我们却从未听到她说过一句话。当着仁青宽卓的面，我曾和日加发生过激烈的争吵，她在一旁默不作声。后来，我与日加成为好朋友，每次到她家喝茶喝酒时，她仍旧只是低头忙碌着。我想，也许只有在这天寒地冻的高原上，才会造就出如此安静的女子吧。

但日子一久，我不免感到疑问：“她不会说汉语吗？她的公公和丈夫的汉语讲得很棒啊。”

于是，她再来时，我就开始尝试着逗她说话。她只是无声地笑，大眼睛盯着我们。也许是禁不住我们的死磨硬缠，有一天，她的嘴里终于蹦出了三个字：“听、不、懂。”

哦，听不懂？转念一想，却更是糊涂：“这三个汉字咋说得如此顺溜？难道她只会说这三个字？”就继续追问，她仍是摇头：“听、不、懂。”

那一次，下了一夜的大雪。我们尚未起身，隐约从雪地上传来缥缈的歌声。草原上没有电，谁在放碟片？歌声越发清越嘹亮了起来，小戴掀开帐篷的门帘，大声叫道：“快来啊，快来啊，宽卓在唱歌呢！”

我条件反射似的一骨碌爬了起来，套上大衣跑出帐篷。只见仁青宽卓抄着双手，正从我们搭建的房子中一间一间走过，边看边唱。几乎同时，她也瞥见了我们，歌声立刻停止。我向她拼命挥手，又指指自己的耳朵，意思是请她继续唱下去，但她却像一只受惊的豹子，迅速朝自家的帐篷跑去……

又有那么一次，她在阳光下教自己三岁的儿子高贝跳舞，被我们其中的一个看见并大声嚷了起来。舞蹈立刻停止。我们就在心里暗暗发誓：“下次看到宽卓唱歌跳舞，再也不惊动她了，真是断了自己的耳福与眼福！”

那天下午，突然而至的暴风雪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手头的活。又冷又无聊的我们钻进了宽卓家的帐篷。只有宽卓和儿子在家。她给我们让了座，又开始在燃着干牛粪的炉火上为我们热酥油茶，给每人倒上一碗。我们的手脚慢慢暖和起来。男主人不在，一时竟不知如何与宽卓打开话题，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们还未听她说过几句话呢。突然想起那天早晨她一人唱歌的情景，听她唱一支完整的藏歌或是跳一支锅庄，几乎成了我们每个人心中一个固执的愿望。

我们便说出了心中的想法。但请求了半天她就是不肯。大伙儿铁了心似的你一言我一语继续恳求着，她终于用手指指自己的脸，说：“一个人，羞，羞。”我们说：“你那天不是一个人唱得挺好吗？哪怕唱几句也行。”



她站起身，像是为我们的诚恳所动，但旋即又坐了下去，说：“你们听不懂，你们听不懂。”

说完，无论我们再怎么样“花言巧语”或苦口婆心地请求，她就是不肯抬头。脸上，映着两朵格桑花一样的红。

日 加

正在昏沉沉地午睡，一个混浊的声音把我叫醒。我把头伸出被窝——一个穿着高高马靴的黑影子，正横站在帐篷门口。逆光之下，我一时无从看清他的脸。

“你是老板吗？”黑影子发问。我听清了，立即爬坐起来：“你是？”

“我就住在你们的后面。”黑影子的话音带着浓浓的异域味，我一下子想起了什么：“你是……日加吧？”

“嗯。”黑影子朝我的床边紧走了几步，没坐。我披上衣服，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烟递给他。他摆手不接。

黑影子的面目变得清晰起来。这是一个穿着藏袍、头发卷曲、约摸三十五六岁的壮实汉子。

“谁让你们盖房子的？草地补偿费的事还没谈妥呢，就想开工了？”日加的责问开始了，没一点笑的意思，带着一股火药味。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来意。来江仓之前就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。我故意不搭腔。

我的沉默似乎加重了他的火药味——

“你信不信，我会让你们什么活也干不成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信不信，我用刀把你们盖好的房子全劈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我硬是不搭理他。这个脸膛黑红的汉子就像一根待燃的火柴，面对我



的沉默他找不到摩擦面。他一连问了几个“你信不信”，仍不死心，继续提高音量：“你信不信，我现在就骑上马出去，把所有的人都叫过来？”

我不知道他说的“所有的人”究竟有多少人，反正我们已来了数日，除了他家的帐篷孤独地卧在不远处，还没见过其他的人影。但我又不能对他的话完全掉以轻心，因为他就是我们来这里之前就耳闻大名的日加，是多吉的儿子。他的名声响遍了这一带草原。况且，此时我眼角的余光，突然瞥见了齐膝的马靴旁边插着的一把藏刀。

看来不理他不行了。说到底，在这个天高地远的地方，他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这时日加又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不怕，我坐过牢。”

怎么不知道？！不见其人早闻其名了。我想：“他是在千方百计想吓住我呢。”

我想到日加的阿坑（老爹）——多吉。我说：“让多吉来跟我谈吧。”他说：“不用，就跟我谈。”

正在外面干活的几个兄弟也进来了，帐篷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而拥挤。就在僵持不下，不知如何是好的当口，只见多吉反剪着双手，迈着罗圈腿在帐篷门口出现了。

我像见到亲人般立即迎上前去，给多吉递上香烟。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，在我们刚刚抵达的那天便已登门拜访过他，给他捎了青稞酒、砖茶。他的见多识广，通情达理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我说：“我没法答应日加，这是他们矿上的事，我们只是施工单位。”

只见父子俩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叽咕了好一阵，然后多吉转过身来对我说：“老板，这事也不能怪日加急，他们总是拖着不肯解决。那就等矿上的头头们来说吧。”

是这样一件事——

江仓草原本天然优良的夏季牧场，自古以来就是牧人与牛羊的天堂。未曾想有一天被发现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煤炭，草皮轻轻一掀，就能露出煤层。近几年陆续有能源公司进驻开采，碧绿的大草原渐渐为一个一个